魏書/卷9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列傳恩倖第八十一

魏書卷九十四
列傳閹官第八十二
作者：魏收　北齊

列傳第八十三

宗愛　仇洛齊　段霸　王琚　趙黑[1]　孫小　張宗之　劇鵬　張祐　抱嶷　王遇　苻承祖　王質　李堅　秦松　白整　劉騰　賈粲　楊範　成軌　王溫　孟鸞[2]　平季　封津　劉思逸

夫宮腐之族，置於閽寺，取則天象，事歷百王。身乖全品，任事宮掖，親由褻狎，恩生趨走，便僻俯仰，當寵擅權。斯則伊戾、豎刁因而禍兩國，石顯、張讓所以翦二京也。豈非形質既虧，生命易忽，譬之胥靡，不懼登高。此亦苟且之事，由變不已也。王者殷鑒，宜改往轍，而後庭婉孌遊宴之地，椒壺留連，終見任使。巧佞由之而自達，權幸俄然而復歸。斯蓋其由來遠矣，非一朝一世也。

魏氏則宗愛殺帝害王，劉騰廢后戮相，其間竊官爵，盜財賄，乘勢使氣為朝野之患者，何可勝舉。今謹錄其尤顯焉。

宗愛

宗愛，不知其所由來，以罪為閹人，歷碎職至中常侍。正平元年正月，世祖大會於江上，班賞羣臣，以愛為秦郡公。

恭宗之監國也，每事精察。愛天性險暴，行多非法，恭宗每銜之。給事仇尼道盛、侍郎任平城等任事東宮，微為權勢，世祖頗聞之。二人與愛並不睦。為懼道盛等案其事，遂構告其罪。詔斬道盛等於都街。時世祖震怒，恭宗遂以憂薨。

是後，世祖追悼恭宗，愛懼誅，遂謀逆。二年春，世祖暴崩，愛所為也。尚書左僕射蘭延、侍中吳興公和疋、侍中太原公薛提等祕不發喪。延、疋二人議以高宗沖幼，欲立長子，徵秦王翰置之祕室。提以高宗有世嫡之重，不可廢所宜立而更求君。延等猶豫未決。愛知其謀。始愛負罪於東宮，而與吳王余素協，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，矯皇后令徵延等。延等以愛素賤，弗之疑，皆隨之入。愛先使閹豎三十人持仗於宮內，及延等入，以次收縛，斬於殿堂。執秦王翰，殺之於永巷而立余。余以愛為大司馬、大將軍、太師、都督中外諸軍事，領中祕書，封馮翊王。

愛既立余，位居元輔，錄三省，兼總戎禁，坐召公卿，權恣日甚，內外憚之。羣情咸以為愛必有趙高、閻樂之禍，余疑之，遂謀奪其權。愛憤怒，使小黃門賈周等夜殺余，事在余傳。高宗立，誅愛、周等，皆具五刑，夷三族。

仇洛齊

仇洛齊，中山人，本姓侯氏。外祖父仇款，始出馮翊重泉。款，石虎末徙鄴南枋頭，仕慕容暐為烏丸護軍、長水校尉。生二子，長曰嵩，小曰騰。嵩仕慕容垂，遷居中山，位殿中侍御史。嵩有二子，長曰廣，小曰盆。洛齊生而非男，嵩養為子，因為之姓仇。

初嵩長女有姿色，充冉閔宮闈，閔破，入慕容儁，又轉賜盧豚。生子魯元，有寵於世祖，而知外祖嵩已死，唯有三舅，每言於世祖，世祖為訪其舅。是時東方罕有仕者，廣、盆皆不樂入平城，洛齊獨請行，曰：「我養子，兼人道不全，當為兄弟試禍福也。」乃乘驢赴京。魯元候知將至，結從者百餘騎，迎于桑乾河，見而下拜，從者亦同致敬。入言于世祖，世祖問其才用所宜，將授之以官。魯元曰：「臣舅不幸生為閹人，唯合與陛下守宮闈耳。」而不言其養子。世祖矜焉，賜以奴馬，引見。尋拜武衛將軍，俄而賜爵文安子，稍遷給事黃門侍郎。

魏初禁網疏闊，民戶隱匿漏脫者多。東州既平，綾羅戶民樂葵因是請採漏戶，供為綸綿。自後逃戶占為細繭羅穀者非一。[3]於是雜、營戶帥遍於天下，不屬守宰，發賦輕易，民

多私附，戶口錯亂，不可檢括。洛齊奏議罷之，一屬郡縣。

從平涼州，以功超遷散騎常侍，又加中書令、寧南將軍、進爵零陵公。拜侍中、平遠將軍、冀州刺史，為內都大官。興安二年卒，諡曰康。

養子儼，襲。柔和敦敏，有長者風。太和中，為虎牢鎮將。初洛齊貴盛之後，廣、盆坐他事誅，世祖以其非仇氏子，不與焉。還取侯家近屬，以儼為子。後欲還本。而廣有女孫配南安王楨，生章武王彬，即中山王英弟也。仇妃聞而請儼曰：「由我仇家富貴至此，奈何一旦孤背恩養也！」楨時在內都主司品臣，儼隸於楨，畏憚之，遂不敢。九年卒，諡曰靜。子振襲。稍遷至中堅將軍、長水校尉。

廣、盆並善營產業，家于中山，號為巨富，子孫仕進至州主簿。

騰曾孫儁，位至龍驤將軍、驍騎將軍、樂平男。

段霸

段霸，雁門原平人。父乾，慕容垂廣武令。太祖初遣騎略地至雁門，霸年幼見執，因被宮刑。乾尋率鄉部歸化雲中。

霸少以謹敏見知，稍遷至中常侍、中護軍將軍、殿中尚書，領壽安少府，賜爵武陵公。出為安東將軍、定州刺史。世祖親考內外，大明黜陟。前定州治中張渾屯告霸前在定州濁貨貪穢，便道致財，歸之鄉里。召霸定對，霸不首引。世祖以霸近臣而不盡實，由此益怒，欲斬之。恭宗進請，遂免霸為庶人。

霸從弟榮，雍州別駕。兄弟諸從遂世居廣武城，修飾有士風。

王琚

王琚，高平人，自云本太原人。高祖始，晉豫州刺史。

琚以泰常中被刑入宮禁，小心守節，久乃見敍用。稍遷為禮部尚書，賜爵廣平公，加寧南將軍。高祖以琚歷奉先朝，志在公正，授散騎常侍。後為侍中、征南將車、冀州刺史，

假廣平王。徵還，進為征南將軍，進爵高平王，侍中如故，遣還冀州。高祖、文明太后東巡冀州，親幸其家，存問周至。還京，以其年老，拜散騎常侍，養老於家。前後賜以車馬衣服雜物不可稱計。後降爵為公，扶老自平城從遷洛邑。高祖以其朝舊，遣左右勞問之。琚附表自陳初至家多乏，蒙賜帛二百匹。常飲牛乳，色如處子。太和二十年冬卒，時年九十。贈征南將軍、冀州刺史，諡曰靖。

養子寄生，未襲而亡。

子蓋海，襲祖琚爵。初琚年七十餘，賜得世祖時宮人郭氏，本鍾離人，明嚴有母德，內外婦孫百口，奉之肅若嚴君，家內以治。蓋海官至青州樂陵太守。

趙黑

趙黑，字文靜，初名海，本涼州隸戶。自云其先河內溫人也，五世祖術，晉末為平遠將軍、西夷校尉，因居酒泉安彌縣。

海生而涼州平，沒入為閹人，因改名為黑。有容貌，恭謹小心。世祖使進御膳，出入承奉，初無過行。遷侍御，典監藏，拜安遠將軍，賜爵睢陽侯。轉選部尚書，能自謹厲，當官任舉，頗得其人。加侍中，進爵河內公。

顯祖將傳位京兆王子推，訪諸羣臣，百官唯唯，莫敢先言者，唯源賀等詞義正直，不肯奉詔。顯祖怒，變色，復以問黑。黑曰：「臣愚無識，信情率意。伏惟陛下春秋始富，如日方中，天下說其盛明，萬物懷其光景，元元之心，願終萬歲。若聖性淵遠，欲頤神味道者，臣黑以死奉戴皇太子，不知其他。」顯祖默然良久，遂傳祚于高祖。

黑得幸兩宮，祿賜優厚。是時尚書李訢亦有寵於顯祖，與黑對綰選部。訢奏中書侍郎崔鑒為東徐州，北部主書郎公孫處顯為荊州，選部監公孫邃為幽州，皆曰有能也，實有私焉。黑疾其虧亂選體，遂爭於殿庭曰：「以功授官，因爵與祿，國之常典。中書侍郎、尚書主書郎、諸曹監，勳能俱立，不過列郡，今訢皆用為方州，臣實為惑。」顯祖疑之，曰：「公孫邃且止。」邃最為訢厚，於是黑與訢遂為深隙。訢竟列黑為監藏時多所截沒。先是法禁寬緩，百司所典，與官並食，故多所損折。遂黜為門士。黑自以為訢所陷，歎恨終日，廢寢忘食，規報前怨。踰年，還入為侍御、散騎常侍、侍中、尚書左僕射，復兼選部如昔。黑告訢專恣，訢遂出為徐州。及其將獲罪也，黑構成以誅之。然後食甘寢

安，志在於職事。

出為假節、鎮南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、定州刺史，進爵為王。克己清儉，憂濟公私。時有人欲行私賂，黑曰：「高官祿厚，足以自給，賣公營私，本非情願。」終無所納。高祖、文明太后幸中山，聞之，賜帛五百匹、穀一千五百石。轉冀州刺史。太和六年秋薨於官。詔賜絹四百五十匹、穀一千斛、車牛二十乘，致柩至都。追贈司空公，諡曰康。黑養族弟趙奴第四子熾為後。

良子 熾

熾，字貴樂。初為中散，襲黑爵，後降為公。官至揚州安南府長史，加平遠將軍。元嵩之死壽春也，熾處分安輯，微有聲稱。神龜中卒，贈光州刺史。黑為定州，與熾納鉅鹿魏幹女，有二子。

長子揆，字景則。襲父侯爵，官至樂陵太守。卒，贈左將軍、滄州刺史。

揆弟僑之，字仲彥，輕薄無行。為給事中，轉謁者僕射，為劉騰養息。猶以閹官餘資，賂遺權門，頻歷顯官而卒。

孫小

孫小，字茂翹，咸陽石安人。父瓚，姚泓安定護軍。為赫連屈丐所侵，人懷危懼，亡奔者相屬，瓚獨率眾拒守，見殺。小沒入宮刑。會魏平統萬，遂徙平城，內侍東宮。以聰識有智略稱。

未幾，轉西臺中散，每從征伐，屢有戰功，多獲賞賜。世祖幸瓜步，慮有北寇之虞，乃加小左衛將軍，賜爵泥陽子，除留臺將軍。車駕還都，遷給事中，綰太僕曹。乃請父瓚贈諡，求更改葬，詔贈振威將軍、秦州刺史、石安縣子，諡曰戴。轉小領駕部，課理有方，畜牧蕃息。出為冠軍將軍、并州刺史，進爵中都侯，州內四郡百餘人詣闕頌其政化。後遷冀州刺史，聲稱微少於前。然所在清約，當時牧伯無能及也。性頗忍酷，所養子息，驅馳鞭撻，視如仇讎。小之為并州，以郭祚為主簿，重祚門才，兼任之以書記，時人多之。

張宗之

張宗之，字益宗，河南鞏人，家世寒微。父孟舒，劉裕西征，假洛陽令。及宗之貴幸，高宗贈孟舒平南將軍、洛州刺史、鞏縣侯，諡曰貞。

初緱氏宗文邕聚黨於伊闕謀反，逼脅孟舒等。文邕敗，孟舒走免，宗之被執入京，充腐刑。以忠厚謹慎，擢為侍御中散，賜爵鞏縣侯，遂歷右將軍，中常侍，[4]儀曹、庫部二曹尚書，領中祕書，進爵彭城公。出為散騎常侍、寧西將軍、東雍州刺史。以在官有稱，入為內都大官。出除散騎常侍、鎮東將軍、冀州刺史。又例降為侯。太和二十年卒，年六十九，贈建節將軍、懷州刺史，諡曰敬。

宗之兄鸞旗，中書侍郎、東宮中庶子，兼宿衛給事。加寧遠將軍，賜爵洛陽男。轉殿中給事。出為散騎常侍、冠軍將軍、涇州刺史，進爵為侯。復為殿中給事、中常侍。卒，贈洛州刺史，諡曰靖。

始宗之納南來殷孝祖妻蕭氏，劉義隆儀同三司思話弟思度女也，多悉婦人儀飾故事。太和中，初制六宮服章，蕭被命在內預見訪採，數蒙賜賚。蕭兄子超業，後名彥，幼隨姑入國。娶李洪之女，賴其給贍以自濟。歷位太尉長史、武衛將軍、齊州刺史、散騎常侍、中軍將軍、金紫光祿大夫。彥時來往蕭寶夤，致敬稱名，呼之為尊。彥於河陰遇害，贈車騎將軍、儀同三司、徐州刺史。子百年，西河太守。

宗之養兄子襲紹爵。襲，字子業。高祖初，除主文中散，稍遷員外郎，京兆王大農。久之，除義陽太守，為司空劉騰諮議參軍、散騎常侍、平東將軍、光祿大夫。太昌初卒，年七十七。贈驃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、冀州刺史。

子顥，邵郡太守。卒，贈荊州刺史。

顥弟璟，中散大夫。

璟弟瑋，武定中，豫州征西府長史。諸中官皆世衰，唯趙黑及宗之後，家僮數百，通於士流。

劇鵬

劇鵬，高陽人。粗覽經史，閑曉吏事。與王質等俱充宦官，性通率，不以閹閣為耻。文明太后時，亦見眷遇，為給事中。高祖遷洛，常為宮官，事幽后。后之惑薩菩薩也，[5]鵬密諫止之，不從，遂發憤而卒。

兄買奴，亦為宦者。歷位幽州刺史。才志遠不及鵬。

是時有李豐之徒數人，[6]皆被眷寵，出入禁闈，並致名位，積貲巨萬，第宅華壯。文明太后崩後，乃漸衰矣。

張祐

張祐，字安福，安定石唐人。父成，扶風太守。世祖末，坐事誅，祐充腐刑。積勞至曹監、中給事，賜爵黎陽男。稍遷散騎常侍，都綰內藏曹。時文明太后臨朝，中官用事。祐以左右供承合旨，寵幸冠諸閹官，特遷為尚書，加安南將軍，進爵隴東公，[7]仍綰內藏曹。未幾，監都曹，加侍中，與王叡等俱入八議。太后嘉其忠誠，為造甲宅。宅成，高祖、太后親率文武往燕會焉。拜散騎常侍、鎮南將軍、尚書左僕射，進爵新平王，受職于太華庭，備威儀於宮城之南，觀者以為榮。高祖、太后親幸其宅，饗會百官。祐性恭密，出入機禁二十餘年，未曾有過。由是特被恩寵，歲月賞賜，家累巨萬。與王質等十七人俱賜金券，許以不死。太和十年薨，時年四十九。高祖親臨之，詔鴻臚典護喪事。賜帛千匹，贈征南大將軍、司空公，謚曰恭。葬日，車駕親送出郊。

祐養子顯明，後名慶，少歷內職。有姿貌，江陽王繼以女妻之。襲爵，降為隴東公，又降為侯。遷洛，廢替二十餘年，虛爵而已。

熙平初，為員外常侍、兼衞尉少卿。以元叉姊壻，故越次而授焉。神龜二年冬，靈太后為肅宗采名家女，慶女入充世婦，未幾為嬪，即叉甥也。正光三年，正少卿，尋出為將軍、高平鎮將。卒，子迴洛襲。

抱嶷

抱嶷，字道德，安定石唐人，居於直谷。自言其先姓杞，漢靈帝時杞匡為安定太守，董卓時，懼誅，由是易氏，即家焉。無得而知也。幼時，隴東人張乾王反叛，家染其逆。

及乾王敗，父睹生逃逸得免，嶷獨與母沒內京都，遂為宦人。小心慎密，恭以奉上，沉跡冗散，經十九年。後以忠謹被擢，累遷為中常侍、安西將軍、中曹侍御、尚書，賜爵安定公。

自總納言，職當機近，諸所奏議，必致抗直。高祖、文明太后嘉之，以為殿中侍御，尚書領中曹如故，以統宿衛。俄加散騎常侍。高祖、太后每出遊幸，嶷多驂乘，入則後宮導引。太后既寵之，乃徵其父睹生，拜太中大夫，賞賜衣馬。睹生將還，見於皇信堂。高祖執手謂之曰：「老人歸途，幾日可達，好慎行路。」太和十二年，遷都曹，加侍中、祭酒，尚書領中曹、侍御。[8]後降爵為侯。睹生卒，贈秦州刺史，諡曰靖。賜黃金八十斤、繒綵及絹八百匹，以供喪用，并別使勞慰。加嶷大長秋卿。嶷老疾，請乞外祿，乃以為鎮西將軍、涇州刺史，特加右光祿大夫。將之州，高祖餞於西郊樂陽殿，以御白羽扇賜之。十九年，被詔赴洛，以刺史從駕南征，常參侍左右。以嶷耆舊，每見勞問，數追稱嶷之正直。命乘馬出入行禁之間，與司徒馮誕同例。軍回還州。

自以故老前宦，為政多守往法，不能遵用新制。侮慢舊族，簡於接禮。天性酷薄，雖弟姪甥壻，略無存潤。後數年，卒於州。先以從弟老壽為後，又養太師馮熙子次興。嶷死後，二人爭立。嶷妻張氏致訟經年，得以熙子為後。老壽亦仍陳訴，終獲紹爵。次興還於本族，給奴婢三十口。嶷前後賜賞奴婢牛馬蓋數百千，他物稱是。

老壽凡薄，酒色肆情。御史中尉王顯奏言：「風聞前洛州刺史陰平子石榮、積射將軍抱老壽恣蕩非軌，易室而姦，臊聲布於朝野，醜音被於行路，即攝鞫問，皆與風聞無差。犯禮傷化，老壽等即主。謹案：石榮籍貫兵伍，地隔宦流，處世無入朝之期，在生絕冠冕之望。遭時之運，逢非次之擢，以犬馬延慈，簪履恩念，自微至貴，位階方岳。不能懷恩感德，上酬天施，迺咎彰遐邇，嚮穢京墟。老壽種類無聞，氏姓莫紀，丐乞刑餘之家，覆養閹人之室。蒙國殊澤，預班爵序，正宜治家假內，〈疑〉教誡閨庭。方恣其淫姦，換妻易妾。榮前在洛州，遠迎老壽妻常氏，兵人千里，疲於道路。老壽同敝笱之在梁，若其原〈疑〉之無別，男女三人，莫知誰子。人理所未聞，鳥獸之不若。請以見事，免官付廷尉理罪，鴻臚削爵。」詔可。老壽妻常氏，萬敵弟女也。老壽死後，收紀家業，稍復其舊，奴婢尚六七百人。三女並嬪貴室。為老壽祖父皆造碑銘，自洛就鄉而建之。西方云，直谷出二貴人。

石榮者，從主書稍進為州。自被劾後，遂便廢頓。子長宣，武定中，南兗州刺史，與侯景反，伏法。

王遇

王遇，字慶時，本名他惡，馮翊李潤鎮羌也。與雷、党、不蒙俱為羌中強族。[9]自云其先姓王，後改氐鉗耳，世宗時復改為王焉。自晉世已來，恒為渠長。父守貴，為郡功曹，卒。遇既貴，追贈安西將軍、秦州刺史、澄城公。

遇坐事腐刑，為中散，遷內行令、中曹給事中，加員外散騎常侍、右將軍，賜爵富平子。遷散騎常侍、安西將軍，進爵宕昌公。拜尚書，轉吏部尚書，仍常侍。例降為侯。出為安西將軍、華州刺史，加散騎常侍。幽后之前廢也，遇頗言其過。及後進幸，高祖對李沖等申后無咎，而稱遇謗議之罪。沖言：「果爾，遇合死也。」高祖曰：「遇舊人，未忍盡之，當止黜廢耳。」遂遣御史馳驛免遇官，奪其爵，收衣冠，以民還私第。世宗初，兼將作大匠。未幾，拜光祿大夫，復奪爵。[10]

廢后馮氏之為尼也，公私罕相供恤。遇自以常更奉接，往來祗謁，不替舊敬，衣食雜物，每有薦奉。后皆受而不讓。又至其館，遇夫妻迎送謁伏，侍立執臣妾之禮。

遇性巧，強於部分。北都方山靈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廟，洛京東郊馬射壇殿，修廣文昭太后墓園，太極殿及東西兩堂、內外諸門制度，皆遇監作。雖年在耆老，朝夕不倦，跨鞍驅馳，與少壯者均其勞逸。又長於人事，留意酒食之間，每逢僚舊，具設餚果，觴膳精豐。然競於榮利，趨求勢門。趙脩之寵也，遇往還宗承，受敕為之監作第宅，增於本旨，笞擊作人，莫不嗟怒。卒于官。初，遇之疾也，太傅、北海王與太妃俱往臨問，視其危慼，為之泣下。其善奉諸貴，致相悲悼如此。贈使持節、鎮西將軍、雍州刺史，侯如故。

始遇與抱嶷並為文明太后所寵，前後賜以奴婢數百人，馬牛羊他物稱是，二人俱號富室。

遇養弟子厲，本郡太守。稍遷至右軍將軍，襲爵宕昌侯。產業有過于遇時。

苻承祖

苻承祖，略陽氐人也。因事為閹人，為文明太后所寵，自御厩令遷中部給事中、散騎常侍、輔國將軍，賜爵略陽侯，兼典選部事，中部如故。轉吏部尚書，仍領中部。高祖為

造甲第，數臨幸之。進爵略陽公，安南將軍，加侍中，知都曹事。初太后以承祖居腹心之任，許以不死之詔。後承祖坐贓應死，高祖原之，削職禁錮在家，授悖義將軍、佞濁子，月餘遂死。

王質

王質，字紹奴，高陽易人也。其家坐事，幼下蠶室。頗解書學，為中曹吏、內典監。稍遷祕書中散，加寧朔將軍，賜爵永昌子，領監御。遷為侍御給事，又領選部、監御二曹事，復特加前將軍，進爵魏昌侯。轉選部尚書，加員外散騎常侍。

出為鎮遠將軍、瀛州刺史。質在州十年，風化粗行，察姦糾慝，究其情狀，民庶畏服之。而刑政刻峻，多所笞戮，號為威酷。高祖頗念其忠勤宿舊，每行留大故，馮司徒亡，廢馮后，陸叡、穆泰等事，皆賜質以璽書，手筆莫不委至，同之戚貴。質皆寶掌以為榮。入為大長秋卿，未幾而卒。

李堅

李堅，字次壽，高陽易人也。高宗初，因事為閹人。文明太后臨朝，稍遷至中給事中，賜爵魏昌伯。小心謹慎，常在左右，雖不及王遇、王質等，而亦見任用。高祖遷洛，轉被委授，為太僕卿，檢課牧產，多有滋息。世宗初，出為安東將軍、瀛州刺史，本州之榮，同於王質。所在受納，家產巨萬。值京兆王愉反於冀州，堅勒眾征愉，為愉所破。代還，遇風疾，拜光祿大夫，數年卒。贈撫軍將軍、相州刺史，賵帛五百匹。以弟子曇景為後，襲爵魏昌伯，為羽林監、直後。

秦松

秦松，不知其所由。太和末，為中尹，遷長秋卿，賜爵高都子。有罪免。世宗復其爵，起為光祿大夫，領中常侍。遷平北將軍，領長秋卿。出為散騎常侍、安北將軍、并州刺史。卒，贈大將軍、肆州刺史，諡曰定。

白整

白整者，亦因事腐刑。少掌宮掖碎職，以恭敏著稱，稍遷至中常侍。

太和末，為長秋卿，賜爵雲陽男。世宗封其妻王氏為□□縣君。[11]卒，贈平北將軍、并州刺史。

劉騰

劉騰，字青龍，本平原城民，徙屬南兗州之譙郡。幼時坐事受刑，補小黃門，轉中黃門。高祖之在懸瓠，騰使詣行所。[12]高祖問其中事，騰具言幽后私隱，與陳留公主所告符協，由是進冗從僕射，仍中黃門。

後與茹皓使徐兗，采召民女。及還，遷中給事，稍遷中尹、中常侍，特加龍驤將軍。後為大長秋卿、金紫光祿大夫、太府卿。

肅宗踐極之始，以騰預在宮衛，封開國子，食邑三百戶。是年，靈太后臨朝，以與于忠保護之勳，除崇訓太僕，加中侍中，改封長樂縣開國公，食邑一千五百戶。拜其妻時為鉅鹿郡君，每引入內，受賞賚亞於諸主外戚。所養二子，為郡守、尚書郎。騰曾疾篤，靈太后慮或不救，遷衛將軍、儀同三司，餘官仍舊。後疾瘳。騰之拜命，肅宗當為臨軒，會其日大風寒甚而罷，乃遣使持節授之。騰幼充宮役，手不解書，裁知署名而已。姦謀有餘，善射人意。靈太后臨朝，特蒙進寵，多所干託，內外碎密，栖栖不倦。洛北永橋，太上公、太上君及城東三寺，皆主修營。

吏部嘗望騰意，奏其弟為郡帶戍，人資乖越，清河王懌抑而不與。騰以為恨，遂與領軍元叉害懌。廢靈太后於宣光殿，宮門晝夜長閉，內外斷絕。騰自執管鑰，肅宗亦不得見，裁聽傳食而已。太后服膳俱廢，不免飢寒。又使中常侍賈粲假言侍肅宗書，密令防察。叉以騰為司空公，表裏擅權，共相樹置。叉為外禦，騰為內防，迭直禁闥，共裁刑賞。騰遂與崔光同受詔乘步挽出入殿門。四年之中，生殺之威，決於叉、騰之手。八坐、九卿，旦造騰宅，參其顏色，然後方赴省府，亦有歷日不能見者。公私屬請，唯在財貨。舟車之利，水陸無遺；山澤之饒，所在固護；剝削六鎮，交通互市。歲入利息以巨萬計。又頗役嬪御，時有徵求；婦女器物，公然受納。逼奪隣居，廣開室宇。天下咸患苦之。

正光四年三月，薨于位，年六十。賵帛七百匹、錢四十萬、蠟二百斤。鴻臚少卿護喪事。中官為義息，衰絰者四十餘人。

騰之初治宅也，奉車都尉周特為之筮，不吉，深諫止之，騰怒而不用。特告人曰：「必困於三月、四月之交。」至是果死，廳事甫成，陳屍其下。追贈使持節、驃騎大將軍、太尉公、冀州刺史。騰之葬日，閹官為義服，杖絰衰縞者以百數，朝貴皆從，軒蓋填塞，相屬郊野。魏初以來，權閹存亡之盛莫及焉。

靈太后反政，追奪爵位，發其冢，散露骸骨，沒入財產。後騰所養一子叛入蕭衍，太后大怒，因徙騰餘養於北裔，尋遣密使追殺之於汲郡。

賈粲

賈粲，字季宣，酒泉人也。太和中，坐事腐刑。頗涉書記。世宗末，漸被知識，得充內侍。自崇訓丞為長兼中給事中、中嘗藥典御，轉長兼中常侍。[13]遷光祿少卿、光祿大夫。

靈太后之廢，粲與元叉、劉騰等伺帝動靜。右衛奚康生之謀殺叉也，靈太后、肅宗同升於宣光殿，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。康生既被囚執，粲紿太后曰：「侍官懷恐不安，陛下宜親安慰。」太后信之，適下殿，粲便扶肅宗於東序，前御顯陽，還閉太后於宣光殿。粲既叉黨，威福亦震於京邑。自云本出武威，魏太尉文和之後，遂移家屬焉。時武威太守韋景承粲意，以其兄緒為功曹。緒時年向七十。未幾，又以緒為西平太守，比景代下，已轉武威太守。

靈太后反政，欲誅粲，以叉、騰黨與不一，恐驚動內外乃止。出粲為濟州刺史，未幾，遣武衛將軍刁宣馳驛殺之，資財沒於縣官。

楊範

楊範，字法僧，長樂廣宗人也。高宗時，坐宗人劫賊被誅，範宮刑，為王琚所養，恩若父子，往來出入其家。範為中謁者，轉黃門、中謁者僕射、中給事中、射聲校尉，加寧遠將軍，為中尹。世宗崩，高陽王雍總政，出為白水太守，加龍驤將軍。

靈太后臨朝，徵為常侍、崇訓太僕卿，領中嘗藥典御，賜爵華陰子。為平西將軍、華州刺史。中官內侍貴者，[14]靈太后皆許其方岳，以範年長，拜跪為難，所司非要，故得早遂其請。父子納貨，勞役兵民，為御史所糾。子遂逃竄，範事得散。赴京師，遂廢於

家。

後靈太后念範勤舊。乃以範為中侍中、安南將軍，尋進鎮南將軍、崇訓太僕、華州大中正。卒，贈征西將軍、秦州刺史。

成軌

成軌，字洪義，上谷居庸人。少以罪刑，入事宮掖，以謹厚稱。除中謁者僕射。高祖意有所欲，軌瞻候容色，時有奏發，輒合帝心。從駕南征，專進御食。于時高祖不豫，常居禁中，晝夜無懈。車駕還，賜帛百匹。

景明中，嘗食典御丞，僕射如故。轉中給事中、步兵校尉，敕侍東宮。延昌末，遷中常侍、中嘗食典御、光祿大夫，賜始平伯，[15]統京染都將，轉崇訓太僕少卿。遭母憂，詔遣主書常顯景弔慰。又起為本官，進安東將軍、崇訓衞尉卿。久之，超遷中侍中、撫軍將軍，典御、崇訓如故。尋除中軍將軍、燕州大中正。孝昌二年，以勤舊封始平縣開國伯，食邑三百戶。肅宗所幸潘嬪，以軌為假父，頗為中官之所敬憚。建義初，軌迎於河陰，詔令安慰宮內，進爵為侯，增戶三百，并前六百戶，遷衞將軍。其年八月卒，贈車騎大將軍、雍州刺史，謚曰孝惠。

養弟子仲慶，襲。歷位鎮軍將軍、光祿大夫。卒。

子朏，襲。齊受禪，例降。

王溫

王溫，字桃湯，趙郡欒城人。父冀，高邑令，坐事被誅。溫與兄繼叔俱充宦者。高祖以其謹慎，補中謁者、小黃門，轉中黃門、鈎盾令。稍遷中嘗食典御、中給事中，給事東宮，加左中郎將。

世宗之崩，羣官迎肅宗於東宮。溫於臥中起肅宗，與保母扶抱肅宗，入踐帝位。高陽王雍既居冢宰，慮中人朋黨，出為鉅鹿太守，加龍驤將軍。

靈太后臨朝，徵還為中常侍、光祿大夫，賜爵欒城伯，安東將軍，領崇訓太僕少卿。特

除使持節、散騎常侍、撫軍將軍、瀛州刺史。還，除中侍中，進號鎮東將軍、金紫光祿大夫。遷車騎將軍、左光祿大夫、光祿勳卿，侍中如故。孝昌二年，封欒城縣開國侯，邑六百戶。溫後自陳本陽平武陽人，於是改封武陽縣開國侯，邑如故。建義初，於河陰遇害，年六十六。永安初，贈驃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、雍州刺史。

養子冏哲，襲。齊受禪，例降。

孟鸞

孟鸞，字龍兒，不知何許人。坐事充閹人。文明太后時，王遇有寵，鸞以謹敏為遇左右，往來方山，營諸寺舍。由是漸見眷識。

靈太后臨朝，為左中郎將、中給事中。素被病，面常黯黑，於九龍殿下暴疾，半身不攝，扶載歸家，其夜亡。鸞初出，靈太后聞之，曰：「鸞必不濟，我為之憂。」及奏其死，為之下淚，曰：「其事我如此，不見我一日忻樂時也。」遂賜帛三百匹、黃絹十匹以供喪用。[16]七日，靈太后為設二百僧齋，賜助施五十匹。同類榮焉。

平季

平季，字稚穆，燕國薊人。祖濟，武威太守。父雅，州秀才，與沙門法秀謀反，伏誅。季坐腐刑，入事宮掖。久之，除小黃門，以忤旨出為潞縣令，不拜。仍除奉朝請。靈太后反政，授寧朔將軍、長水校尉，領黃門令。轉前軍將軍、中給事中。時四方多事，太后每令季出使於外。

後慰勞西軍，還至潼關，華州羌人舜明等據嶮作逆，都督姜道明不能進討。會舜明遣十餘人詐降入道明軍。〈闕〉遂散。

出為新興太守。肅宗崩，與尒朱榮等議立莊帝。莊帝即位，起拜平北將軍、肆州刺史。尋除撫軍將軍、中侍中。以參謀之勳，封元城縣開國侯，食邑七百戶。仍加金紫光祿大夫、幽州大中正，尋攝燕、安、平、營中正。前廢帝以為車騎將軍、右光祿大夫，中侍中如故。永熙中，加驃騎將軍。季遇疾，詔遣使存問。三年九月卒。天平初，贈使持節、都督幽燕安平四州諸軍事、儀同三司、幽州刺史，中侍中、將軍、侯如故。初季以兄叔良為。襲季爵。[17]卒。

子世胄，襲。齊受禪，例降。

封津

封津，字醜漢，勃海蓨人也。祖羽，真君中為薄骨律鎮副將，以貪汙賜死。父令德，娶党寶女，[18]寶伏誅，令德以連坐從法。津受刑，給事宮掖。

積官久之，除中謁者僕射，遷奉車都尉。肅宗初，冀州大乘賊起，詔津慰勞。津世不居桑梓，故不為州鄉所歸。靈太后令津侍肅宗書。遷常山太守。孝昌初，除中侍中，加征虜將軍，仍除崇訓太僕，領宮室都將，冀州大中正。超拜金紫光祿大夫。二年，封東光縣開國子，食邑二百戶，鎮南將軍，兼中關右慰勞大傳。[19]出為散騎常侍、征東將軍、濟州刺史。永安初，中侍中、衞將軍，尋轉大長秋、左光祿大夫。太昌初，驃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。津少長宮闈，給事左右，善候時情，號為機悟。

天平初，除開府儀同三司、本將軍、懷州刺史。元象初，復為中侍中、大長秋卿，仍開府儀同。夏薨，年六十二。贈都督冀瀛幽安四州諸軍事、本將軍、司徒公、冀州刺史，謚曰孝惠。

養兄子長業，襲爵。齊受禪，例降。

津兄憑，字元寄。當時逃竄，後會赦免。太和中，奉朝請，冀州趙郡王幹田曹參軍、定州彭城王勰水曹參軍、給事中、越騎校尉。以討大乘功，除左中郎將，遷龍驤將軍、中散大夫。孝昌中，歷恒農、武邑二郡太守。尋除征虜將軍、光州刺史。還，為平東將軍、光祿大夫，轉鎮南將軍、金紫光祿大夫。除衞將軍、右光祿大夫。初津被敕營出帝父廣平王陵。永熙中，以營陵功，封津城陽縣開國子，邑三百戶。津自有封，乃啟轉於憑。後除衞大將軍、左光祿大夫。興和三年夏卒，年六十七。憑無他才伎，始終資歷，皆由於津。津卒之後，憑亦無贈。

子靈素，襲。齊受禪，例降。

津從兄荅，光祿大夫。

子宗顯，司徒掾。

劉思逸

劉思逸，平原人。父直，武邑太守。與元愉反於信都，伏誅。思逸少充腐刑。初為中小史，轉寺人。久之，除小黃門，拜奉朝請，坐事免。後除東莞太守。思逸雖身在閹寺，而性頗豪率，輕薄無行，好結朋遊。又除左將軍、大長秋卿，遷中侍中、平東將軍。武定中，與元瑾等謀反，伏誅。

又有張景嵩、毛暢者，咸以閹寺在肅宗左右，而並黠了，甚見知遇。俱為小黃門，每承間陳元叉之惡於肅宗。元叉之出，景嵩、暢頗有力焉。靈太后反政，未即戮叉。時內外喧喧，云「叉還入知政事」。暢等恐禍及己，乃啟肅宗，欲詔右衞將軍楊津密往殺叉。詔書已成，未及出。叉妻知之，告太后云：「景嵩、暢與清河王息劭欲廢太后。」太后信之，責暢，暢出詔書草，以呈太后。太后讀之，知無廢己狀，意為小解。然叉妻構之不已，遂致疑惑。未幾，出暢為頓丘太守。後復出景嵩為魯郡太守。乃密令御史掩暢，暢走免，尋捕殺之。景嵩因入都，太后數其與暢同計之事，大致嫌責。後為陽城、滎陽二郡太守。孝靜時，位至中侍中，坐事死。

史臣曰。〈闕〉

校勘記

↑ 趙黑　北史卷九〇目錄及傳文「黑」作「默」。

↑ 孟鸞　北史卷九〇目錄及傳文「鸞」作「欒」。

↑ 自後逃戶占為細繭羅穀者非一　北史卷九〇仇洛齊傳「細繭」作「紬綾」，冊府卷五〇四〈六〇五四頁〉、卷六六七〈七九八二頁〉，通鑑卷一二〇〈三七九〇頁〉「細」都作「紬」。按本書卷一一〇食貨志也作「細繭」，冊府兩條即出本書此傳和食貨志，「細」却都作「紬」，與北史合。「細」當是「紬」之訛。「繭」「綾」音形皆殊，「綾」字當是北史所改。

↑ 遂歷右將軍中常侍　諸本並缺「歷右將軍中」五字，今據冊府卷六六五〈七九五九頁

〉補。

↑ 后之惑薩菩薩也　南、北、殿、局四本及北史卷九〇劇鵬傳、冊府卷六六六〈七九七二頁〉「薩」都作「薛」，百衲本、汲本作「薩」。按「薛」是「薩」的本字，「菩薩」之「薩」本也作「薛」，似作「薛」是。但卷一三幽后馮氏傳實作「高菩薩」，北史卷一三幽后傳同，則其人本姓高，「薩」「薛」都因涉下「菩薩」而訛。今姑從百衲本。

↑ 是時有李豐之徒數人　諸本「李」作「季」，冊府卷六六五〈七九六〇頁〉作「李」。按卷五五劉芳傳見「中官李豐」，是馮太后時人，與此傳合。「季」乃「李」之訛，今據改。

↑ 進爵隴東公　諸本「隴」作「龍」。按「龍東」無此郡名，下文稱養子顯明「襲爵，降為隴東公」。即因祐由隴東公進封新平王，故降爵仍因舊封。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隴東郡屬涇州。「龍」字訛，今改正。

↑ 遷都曹加侍中祭酒尚書領中曹侍御　按祭酒以上是新遷官，尚書領中曹、侍御是原官，上文已云「尚書領中曹如故」，這裏「侍御」下當脫「如故」二字。

↑ 與雷党不蒙俱為羌中強族　百衲本、汲本「党」作「光」，南、北、殿、局四本作「党」。按党是羌大姓，卷三太宗紀泰常四年六月見「羌酋党道子」。元和姓纂輯本卷七党氏條云「本出西羌」。「党」字形近訛「光」。今從南、北諸本。

↑ 復奪爵　北史卷九二王遇傳作「復舊爵」。較明白。這裏意謂復所奪之爵，但易誤解為又一次奪去爵位。

↑ 世宗封其妻王氏為□□縣君　百衲本闕字作相當於二字的墨釘，他本都作「雲陽」，冊府卷六六五〈七九六〇頁〉「為縣君」連文不空。按北魏郡君、縣君是加於婦人的爵位，自有封邑，與夫之封邑無關。下文劉騰封長樂縣公，其妻封鉅鹿郡君，初不從夫長樂之封，卷八三下外戚傳下胡國珍封安定郡公，妻皇甫氏封京兆郡君，繼妻梁氏封趙平郡君，亦不從夫安定之封，可證。這裏白整封雲陽男，其妻未必也封雲陽。本闕縣名，冊府遂逕連上文。後人以為婦人必以夫之封邑為號，以意補缺，今從百衲本缺二字。

↑ 騰使詣行所　冊府卷六六五〈七九六一頁〉「行」下有「在」字。按此字似不宜省，

然他處亦或作「行所」，非必脫文。

↑ 轉長兼中常侍　諸本「中常」下脫「侍」字。按「中常侍」不得省稱「中常」，亦非他官之訛，上劉騰傳稱「中常侍賈粲」可證，今補「侍」字。

↑ 中官內侍貴者　諸本脫「內」字，不可通，今據北史卷九〇補。

↑ 賜始平伯　按下稱「孝昌二年，以勤舊封始平縣開國伯」，疑這裏「伯」當作「子」或「男」，否則下文「伯」當作「侯」，下王溫傳，先封欒城伯，「孝昌二年，封欒城縣開國侯」，事相類。

↑ 黃絹十匹以供喪用　諸本脫「絹」字，今據北史卷九〇孟欒傳補。

↑ 初季以兄叔良為襲季爵　按原文當作「初季以兄叔子良為後，襲季爵」，脫「子」「後」二字，語不可解。但無可參證，今不補。又除南本外，他本皆「叔」字起提行。南本「兄」字下空五格，北、殿、局三本「兄」字下注「闕」。按弟名季，兄名叔，「叔」字本與上「兄」字相接，後人強為割裂，讀不可通，遂又於「兄」字下注「闕」字或空格，皆誤，今以「叔」字下六字逕接上文。

↑ 娶党寶女　北史卷九〇封津傳「党」作「常」。按卷八三上常英等傳有云「伏、寶、泰等州刺史」，連上文似是常英官，伏、寶、泰皆州名。但魏無「伏」「寶」二州，「泰」見上文，是人名，則「伏」「寶」亦當是諸常之名，但外戚傳此傳脫訛，不知寶為常英何人。党寶未見紀載，疑北史作「常」是。參卷八三上校記[九]。

↑ 兼中關右慰勞大傳　諸本「大傳」作「太傅」，百衲本作「大傳」。按卷八九酈道元傳，道元為「關右大使」，「大使」屢見紀載，封津是宦官，故加「中」字。「使」字舊本訛「傳」，後人遂改為「太傅」。今姑從百衲本。